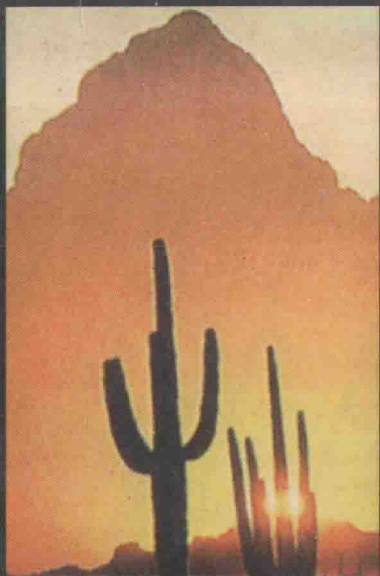


彭妙艳散文

彭妙艳 著



华夏文艺出版社

彭
如
艳
散
文

华夏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责任编辑: 梦 痕 郑永东

装帧设计: 郑沛佳

扉页题字: 唐海松

彭 妙 艳 散 文

彭妙艳 著

*

华夏文艺出版社出版

鸿达(深圳)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1.8 千字 印数: 00001-10000 册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23-0110-7/X·26

定价: 11.80 元

ISBN 7-5423-0110-7



9 787542 301109

孫
振
仁
長
師
正

吳
東
妙
齋
上
九
年
十
三
月



南京夫子庙由来

大凡有点“古”的城市，都概设例外地有一座夫子庙，只是叫法有所不同，或称孔庙、或称学宫、或称文庙罢了。省为六朝古都的布衣城夫子庙，是全国同类建筑最著名者。

例不是它的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就是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尊经阁、崇圣祠、奎星楼等组成？也不是它的历史悠远得有些渺茫——虽然北宋景祐元年兴建至今也近1000年了。倒是它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礼遇”有些“非同寻常”。

通常看到^的夫子庙，都是建于城的僻静处，以求得庄严肃穆的氛围，显示庙主的高大、伟大和博大。但当初的建康知州自己不甘寂寞，推己度人，竟让

序 一

岑 桑

与彭妙艳君结识，是从通信开始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妙艳不知年届弱冠没有？他的书法工整俊秀，行文畅达严谨，语态恳切谦和，一开始便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猜想这年轻人准是个勤奋好学的有志之士。与他多次通信之后，终于有了晤面的机会，尔后又几度相聚畅谈，觉得自己原先对这位朋友的猜想丝毫也没有错，妙艳确实是一位很有学养的谦谦君子。

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和奋斗，这位当年的年轻人已进入壮年，事业也已有成。彭妙艳这个名字，已随着他分别在各报刊发表的200多万字作品而广为人知。200万字，对于一个摇笔杆子的人来说，真不是一个寻常数字！不知道要执笔者用多少汗水和多少不眠之夜才换得来？除了这200万字作品，

妙艳还写下了地方史方面的文稿不下100万字。可见他确实已无愧于悄然而逝的岁月了。

《彭妙艳散文》是作者从自己200多万字作品中选出的代表作。内容分四辑：有抒写旅游观感的《四海行脚》；有畅谈饮食文化的《南风北味》；有笑侃城镇世态的《市井逸事》；还有针砭时弊的《东方夜谭》。付梓之前，妙艳让我读了全部书稿，并嘱我为之写几句话。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对我说过：为人作序，有因击节赞赏而欣然命笔，写得津津有味的；也有因不知所云而颓然为之，写得味同嚼蜡，比吞下一只苍蝇还要难受的。若然此话道出了真情，有其“共性”，则我可以坦诚地说，自己此刻的心情完全属于前者。我确实被作者这几十篇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且又饶于情趣的文字所迷住了。

妙艳是一位有相当功底的读书人，行文之际，信手拈来，往往显得游刃有余。他的文字明快、简洁、精炼。集子中四组文字各有千秋：《四海行脚》是一组游记美文，笔下的山川风物，写来维妙维肖。与一般的游记文字有别的是它们除了写景状物，还观察入微，夹叙夹议，卓有见地。如《通天岩一瞥》，作者从通天岩的菩萨明显“瘦”于北方同行这一事实，生发出一番议论来。又将菩萨与罗汉的身世，以及他们在人间受到的不同待遇，说得亦庄亦谐。有心人自然可以从中悟及言外之意而为之莞尔一笑。

《南风北味》虽然写的都仅属饮食的小文章，但有好些民间风习跃然纸上，洋溢着令人陶醉的生活情趣。《市井逸事》把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个小城镇里千奇百怪的众生相，以及扭曲变形了的人际关系，描绘得活灵活现。《东方夜谭》这组锋利的杂文，揭露了不少社会问题及其负面效应，勾勒了一些人物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显然是大有现实意义的。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自然是需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需要有足以洞烛纷繁事物底蕴的敏锐观察力，还需要有“厚积”的文化素养的。

除上述外，这个集子还有它很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便是它字里行间的好些恰到好处的幽默感。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冠以“恰到好处”四字，是因为有感于幽默这东西，往往被误解枉用或曲解滥用了，效果适得其反。有人以为幽默等同于俏皮，相当于滑稽，不外博人莞尔一笑或哈哈大笑。其实文学上的幽默应该是有所讽喻，有寓意深远的言外之音的。这个集子有着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幽默感。例如在谈到通天岩上的菩萨与罗汉享受人间香火供奉有大不相同，作者如此“幽”了一“默”：“按佛经的解释，罗汉比之菩萨更接近世情，他们本来就是信了佛的普通人的化身，只不过正处在培养、考察期，还没有修成正果而已，却就很少有人问津。虽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着通向佛的人，却只能眼巴巴

看着美丽的菩萨被人呵护，被人奉承，分不到一杯羹。看那瘦骨嶙峋的样子，确实也怪可怜的。”

（《通天岩一瞥》）这一段话，幽默到家了！集子中，幽默隽永的文字，处处可见。说到小城里人情紧于债，送礼费用不胜负荷，作者写道：“为了不让人目为‘寒酸’，只能‘对外放宽，对内搞活’，搞活的办法之一是节衣缩食，闹得全家不愉快，积而厚之，能不累乎？”（《我们太累了》）由于迷信“意头”的商店老板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瘦长或重头轻尾的招牌字没有“财气”，于是那些把字写得像胖蛤蟆般的书法家大为吃香。流风所及，“瘦体”书法家们门堪罗雀，大叹倒霉。某君苦练“瘦金体”有年，练得出神入化，几可乱真，但终于经受不住寂寞，“投诚于癞蛤蟆队伍去了”（《招牌现象》）。这最后的一语，叫人忍俊不禁之余，举一反三，想得真多。这就是幽默了。我想读者们像我一样，是会喜欢这一类文字的。

我愿意再说一遍：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读完这个集子的全稿，并愉快地写下这些文字的。料想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遵妙艳之嘱，写下这篇短文。若说这也可算作序言一篇，那就让它权充序言罢！

1997年6月3日，广州

序 二

贺益明

妙艳着人把《彭妙艳散文》的清样送上我的案头，嘱我为其作序。这是一个难题，但转念一想，既然对象是妙艳的文章，又算不得什么大难题了，因为我了解妙艳，“了解”是一种优势，于是就“平心而论”吧！

妙艳的这个集子分四个小辑：四海行脚，南风北味，市井逸事，东方夜谭。这些文章，属散文中的游记、随笔和杂文。妙艳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尤其是各种散文，总数当在200万字以上。这里的四辑文字，主要是1991-1996年发表在三家报纸专栏上的文章。他之所以要这样编辑成册，并且称其为《彭妙艳散文》，恐怕是从省事方面去考虑的。其实，这本约10万字的散文集并未能集中他的最高散文成就——当然——但代表了他的散文风格，也当

然，窥得见他的才情。

妙艳是个“杂家”。他在学校读的是农业专业，出来教书教的是中小学语文，业余时间则大量地读书，什么都涉猎，尤其对地方风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浓厚的钻研兴趣，正是这种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感兴趣的求知精神，使他的文章从题材到内容都折射出斑驳陆离的杂色，这既显示了他的才情，也显示了一种扎实的文化品位。例如他写游记，虽然也介绍山水，也写景状物，然而，他灵的行脚总是能超乎肉的行脚千万倍，而那种天马行空的议论和联想，在行文中又与叙述和描写融合得天衣无缝。他的《通天岩一瞥》叙述了350多尊菩萨罗汉造像的情况之后，马上笔锋一转：“按佛经的记述，菩萨的籍贯在印度，性别为男，进入中国后，不久变成女性……”他开始了机智而幽默的议论，从中国菩萨与印度菩萨之别写到中国南菩萨与北菩萨之别：“当时的赣州人钟情于菩萨，正是佛教由玄奥而转入世俗化的见证。菩萨明显地‘瘦’于北方，并非匠人的忽略，而是芸芸众生的理想和追求，他们乐意菩萨更接近于人，尤其是身材瘦小的南人。”这是一种发现，一种思想的成果，虽是旅游中“游”出来的，却是千百万游者眼中有而心中无的，是始终聚焦于对“人”的关注的作家才能有的景悟。下面这段文字，更是妙趣横生：“按佛经的解释，罗汉比

之菩萨更接近世情，他们本来就是信了佛的普通人的化身，只不过正处在培养、考察期，还没有修成正果而已，却就很少有人问津，虽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着通向佛的人，却只能眼巴巴看着美丽的菩萨被人呵护，被人奉承，而分不到一杯羹，看那瘦骨嶙峋的样子，确实也怪可怜的。”作者在这里的调侃，是很有些言外之意的，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杂文。《通天岩一瞥》仅仅是一个例子。从妙艳的每一篇旅游散文中，几乎都能举出他在构思上匠心独运的例子。他的这种得心应手的文体上的自由，是很见才华的。

同样地，他那些饮食小品文，也是功夫在“食”外的。和同代人一样，彭妙艳是从六十年代的饥饿中熬出来的。他出身农村，执了十几年教鞭，要说开了“口”界尝到过一些美食，也是近几年的事，但即使如此，“美食”于既非“大款”亦非“大权”的他，也不过如贾平凹《废都》里所引的顺口溜中的第八、九类的档次：“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然而，他的美食散文却写得着实精采。何也？关键在于大多数人于美食当前只是用“嘴”去吃，而妙艳在用“嘴”的同时还用“心”去吃和用“文化”去吃。他在秦皇岛喝当地的葡萄酒，既介绍酒，又记叙友情，介绍当地葡萄酒的酿制特色以及今天的

葡萄酒与金代酒器、金代葡萄贡酒的关系。于是，这篇文章也就像一只夜光杯斟上了琥珀色的葡萄酒一样，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同样，他写在承德吃山雉，在阳澄湖吃大闸蟹，乃至在汕头喝“戏布袋”的“凉水”，都交响着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和融合，将时间、空间、地域、主观、客观等综合文化因素一起织进了“食”的内涵。显然，这种“食”的深度也就是“文”的深度了。

写杂文和随笔是妙艳的强项。这本集子收的杂文随笔大部分是他发在《信息时报》“小城逸事”和《揭阳日报》“东方夜谭”专栏中的文章，题材只局限于“小城”，其“丰富性”和“广泛性”是受了限制的。但贴近时代，直击现实，针砭时弊。他将一般人熟视无睹的“生活”信手拈来，运思点染，却能曲尽其妙。从风格上说，他的这些杂文随笔篇什平实而不平淡，调侃而不轻浮，泼辣而不过度，深邃而不“掉书袋”。他从“小城”或其它地方一件具体的事牵引出来，生发出去，夹叙夹议，旁征博引，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一条横幅》。引起他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是见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会议室悬挂的一位书法家书写的条幅：“商略盐梅，调和鼎鼐。”这幅看似论烹调的书法作品挂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引起了作者的浓郁兴趣，他找到了“组织路线”和在招待

所“吃得好”那个最佳契合点，也即“文眼”。他从这八个字的出典说起，从殷高宗赞美宰相傅说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如同和盐梅，说到人们赞美宰相寇准“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如是，这幅书法的内涵也就挖掘出来了：一是主张发挥各种人才的特长，从协调中取得人才的最佳群体效应，二是廉洁自律。作者写到这里，意犹未尽，又联想到寺庙里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和铁青着脸的韦驮菩萨能居住在一起，作者说这是一种“优化组合”，意即人民群众对佛和神所做的“和盐梅”工作。短短几百字的文章，既挖出了写作对象的内涵，更显示了文章本体的深刻内涵。显然，这些杂文随笔，没有敏锐的思想，精妙的文思和丰富的知识和见识是写不出来的。

写文章也好似“和盐梅”、“调鼎鼐”，好文章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是作家调动艺术修养“调”出来的，而作家在举行着“调”的时候，还有一个内外环境影响着他（她），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妙艳以近几年写的散文结集，除了前面所说为了“省事”外，我窃想他还按照了一条内心的线索行事。这几年，是他思想最活跃、情绪最轻松、心情最愉悦的时期，写起文章来，高度的放松，没有压抑，没有顾忌，是真正的放胆文章，真正的真情实感的流露。透过这四辑散文，我们能看得见一个轻松潇洒的彭妙艳：他带着一个读过许多

书而又喜欢思索的脑袋游山玩水；他品尝天南地北的各种饮食，带着一张同时也品尝文化的嘴；他接触许多人和事，于是带着一种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写杂文和随笔。老实说，过份的轻松和舒坦是难以写出好的杂文来的，妙艳这个时期的杂文随笔之所仍然写得好，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烙印太深，青年时期形成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式的理想和抱负没有改变，因此“市井逸事”、“东方夜谭”中表现出来的作家责任感仍是很强烈的。当然，也无庸讳言，比起他以前的杂文来，毕竟少了一些偏激和辛辣，多了一些耿直。这是一种“童言无忌”式的耿直。由于他精神上的放得开，写作中便呈一种不设防的自由和进取状态。然而，为他所始料未及的是，这种“童言无忌”式的写作心境也给他带来过麻烦，因为他的“无忌”犯了某些“有忌”，正如一场大雨猛可地赐给了一个忘了带伞的潇洒踏青者。这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关注他的读者，都是一支有趣的插曲。

我不是评论家。前面说过，只是因为了解彭妙艳才敢于写下这些也叫做“序言”的文字。其实，彭妙艳散文的特色与生他养他的桑浦山的雄奇诡谲，与中外古今文化的熏陶，与潮汕特有的人文环境，与潮汕作家巧、秀、博、诈的特质等等都有关系。我想，这些，会引起评论界和专家们注意的。

1997年6月1日，揭阳

目 录

序 一	岑 桑	1
序 二	贺益明	5

四海行脚

得道西来寺	3
彭延年墓情思	7
梅岭杂记	10
厚街的“海月风帆”	14
“世界大观”游记	18
北海观《潮》	21
拜谒海瑞墓	25
南京夫子庙去来	28

“东方明珠”颂	32
留园石趣	35
西湖柳风	39
井冈山赏花	43
通天岩一瞥	47
雨里惠安	51
贡院旧址徜徉录	54
漫步居庸关	58
天寿山的感慨	61

南风北味

汕头的“戏布袋”	67
“老徐炒粿”	71
凤凰美食	75
“粿条”与“粉”	79
初识咸蚝味	83
品尝沙虫	86
漓江鳊鱼肥	89
土家奇食	92
关于“刘长兴”	95
阳澄蟹香	99